

# 中南美洲情勢座談會紀要

本中心國際組

- 一、討論主題：中、蘇共對中南美洲外交滲透及其影響
- 二、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三、時間：民國七十四年四月三日上午九時半至十二時
- 四、地點：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簡報室
- 五、主席：周副主任煦
- 六、出席人員：

(一)邀請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何其忠先生  
林享能先生  
陳弘基先生  
熊建成先生

(二)本中心出席人員：

郝雲亭先生  
王建勳先生  
葉伯棠先生  
劉天均先生  
王容君女士

## 七、主席報告：

很高興能夠請到中心以外的學者專家前來出席這次會議，這是本中心第一次舉行中南美洲問題研討會。當前中南美洲情勢的演變，確實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而美國對中南美洲的政策，固然對此一地區有很大影響，但中共與蘇聯對此一地區的外交滲透亦有很大的衝擊。所以我們除了經常對美國的政策加以探討之外，亦應對中共與蘇聯的策略有所洞悉。現在就請各位發表高見。

## 八、引言報告：

王建勳先生

進入一九七〇年代，由於美、蘇趨向和解，中共和蘇聯的勢力已進入拉丁美洲。蘇聯和中共均從經濟、文化等方面對拉丁美洲國家進行滲透，普遍發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外交關係。迄今中共已和十六個，蘇聯亦和二十個拉丁美洲國家建交。可是蘇聯和

中共以正常化的外交活動發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並不意味它們放棄了對拉丁美洲國家的顛覆。實際上，它們正在利用拉丁美洲的各種情況，誘導拉丁美洲國家的社會先發生變革，然後再改變拉丁美洲的國際現況。當前蘇聯正利用中美洲地區所存在的各種矛盾，企圖把此一地區的經濟危機與社會騷亂，轉移成「民族解放運動」。而中共則乘機加強它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影響力，企圖在中美洲混水摸魚。今天我們首先要探討的是中、蘇共對拉丁美洲國家外交滲透，究竟對此一地區的影響如何？其策略的運作以及意圖如何？

### 1. 蘇聯對中南美洲的外交滲透

蘇聯為了加強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首先展開經濟滲透，因而蘇聯和拉丁美洲國家的貿易，從一九七九年的五億五千萬盧布，增加到一九八一年的二十億七千萬盧布（約合四十二億美元）。在此期間，蘇聯曾以二十億美元援助拉丁美洲國家，除供經濟與技術援助外，部份是供受援國購買蘇聯武器之用。

蘇聯一方面以正常化的外交發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一方面仍伺機對拉丁美洲國家進行顛覆。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爆發軍事政變，阿萊德社會主義政權被推翻，使蘇聯「和平演變」的策略遭遇很大挫折，不得不改其對拉丁美洲的顛覆策略。莫斯科首先把古巴發展成「正統的社會主義國家」，使其按照蘇共的理論改善其對外關係：拉攏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天主教的「改革運動」，並以支持落後國家人民自決、獨立與主權平等原則，普遍改善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迄今古巴不僅已和卅一個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且亦和秘魯、阿根廷、厄瓜多、委內瑞拉、蓋亞那、千里達、巴貝多、牙買加、巴拿馬、玻利維亞、智利（軍事政變後斷交）及哥倫比亞等國先後恢復了外交關係。

蘇、古發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是要針對拉丁美洲的情況，誘導拉丁美洲不同路線的共黨及左派政黨，聯合各種革命力量，結成廣大同盟，通過和平的社會運動，先使社會發生變革，然後再改變拉丁美洲的國際現況。所以從一九七五年起，在蘇聯財政支援下，古巴共黨創設「美洲部」，專以調整古巴共黨與拉丁美洲各國共黨的關係，策動拉丁美洲共黨聯合所有反美國的力量，利用「社會主義」、「勞工運動」以及「民族解放」三大潮流，擴大民族主義與美國之間的衝突，而後再發展成「民族解放運動」。但是蘇、古基於智利阿萊德被軍事政變推翻的教訓，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干預）方面，仍強調以武力作後盾。

### 2. 蘇聯「和平演變」與「武裝策略」的運用

近年來，蘇聯為了向外擴張，在世界各地尋找可以製造動亂的「據點」，以阻止美國的「霸權」，排除美國的勢力或分化西方國家的團結。蘇聯以結盟政策在世界各地建立傀儡政權。古巴和越南、敘利亞等國家一樣，必須要隨著蘇聯的全球戰略來運轉。所以蘇聯不僅要把古巴發展成一個軍事強國，並且在全球戰略上，亦要使古巴把更多的軍隊派往非洲、中東及中南美洲，作為蘇聯對外擴張的「補充力量」。

自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後，東西關係開始惡化。美國要利用阿富汗危機團結西方盟國，並且勾搭中共，企圖支持阿富汗反抗軍，陷蘇聯於泥淖；而莫斯科則要利用中美洲惡化的情勢陷美國於困境。所以從一九八〇年以來，蘇聯和古巴為了維持其正常的外交活動，已減少支援地區的共黨武裝顛覆，但這並不包括尼加拉瓜。自一九八〇年起，古巴派遣了五千名技術人員及一千五百名軍事顧問，分散在尼加拉瓜「桑解」政府各部門。蘇聯則從一九八一年起以直升機、坦克、地對空飛彈及各種傳統武器送給尼加拉瓜。近年蘇聯不斷增加對古巴和尼加拉瓜的軍事援助，企圖透過這兩個國家支援薩爾瓦多派游擊隊，使「尼加拉瓜式的革命」在中美洲蔓延。據最近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出的報告指出，蘇聯提供給古巴及尼加拉瓜的武器，一九八一年有九百噸，一九八二年有六千七百噸，而至一九八四年則已高達一萬八千噸。蘇聯對尼、古的軍事援助幾乎等於美國在同時期對整個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援助。顯然的，蘇聯不斷輸送武器給古巴及尼加拉瓜，乃是中美洲情勢惡化的主要原因。

不過，當前蘇聯的戰略目標重點仍放在歐洲及整個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為避免阻礙其對西歐及第三世界的外交活動，尚不願意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與美國直接衝突；美國進軍格瑞那達，蘇聯並未採取任何對抗行動，即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所以一直到今天，蘇聯對拉丁美洲仍在採取雙重策略：一方面運用古巴和尼加拉瓜在中美洲擴張勢力，企圖把中美洲地區的經濟危機與社會騷亂，轉化成「民族解放運動」，以破壞美國的戰略均衡，牽制美國的力量；另一方面則盡量以其外交活動支持拉丁美洲國家的中立主義，尤其是以墨西哥為主的「康塔多拉集團」(Contadora)，以排除美國的勢力，同時支持「康塔多拉集團」和平解決中美洲危機的主張，用以阻止美國擴大軍事干預的「緩衝區」。

### 3. 蘇、古關係的發展

一般而言，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蘇、古關係的發展是受著兩大因素的影響：其一是美、蘇關係的演變，其二是國際共黨理論的分歧。就前者言，蘇聯要與美國和平共存，常置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關係於蘇、古關係之上。就後者而言，國際共黨對於「武裝革命」抑或「合法鬭爭」路線一直爭論不休，何時採取「武裝革命」、何時採取「合法鬭爭」，蘇、古的立場經常不一。在一九六〇年代，莫斯科唯恐卡斯楚在拉丁美洲發動的游擊戰可能會影響美、蘇的和平共存，曾亟力壓制卡斯楚的「革命輸出」；而卡斯楚亦曾表示古巴雖依靠蘇聯，但並不是「附庸」，一再強調古巴的獨立路線。至一九七〇年代，蘇、古在理論上雖已達成表面的統一，但蘇聯對外擴張的全球戰略，仍不符合古巴本身的利益。卡斯楚雖出兵非洲，但並不願意陷入東西方對抗，唯恐美國對古巴採取軍事行動。所以卡斯楚經常強調「地緣政治」和「不結盟政策」，企圖在分裂的世界中，聯合一些落後國家和他一起建立新興的力量。

當美、蘇限制歐洲中程飛彈的談判進入困境以後，蘇聯開始干預格瑞那達內政，並企圖在格島部署米格戰鬥機及戰略武器。其時，卡斯楚已擔心美國的軍事干預，故而有置身事外，並向美國示意願以和平方式解決中美洲危機。所以格島總理畢夏普被

殺以後，蘇聯和古巴的反應並不相同。蘇聯只報導華夏普被殺死亡的消息，古巴則嚴厲的譴責殺害華夏普是「殘酷的暴行」。對於後來美國進軍格島，兩者的反應亦不一樣。卡斯楚表示美國軍事干預格島是一個「很大錯誤」，而莫斯科則猛烈譴責美國對格島「侵略」是「武裝強盜行為」。所以美國進軍格島以後，蘇、古對中美洲策略的分歧已達表面化。首先是莫斯科不滿意走古巴路線的哥斯達黎加共黨。蘇聯為了加緊煽動中美洲的革命火焰，鼓動中美洲國家共黨走激進的路線，曾於一九八四年二月支持哥國共黨激進派的瓦哥斯（Humberto Vargas）接替親古巴的莫拉（Manuel Mora），而奪得了對哥國共黨的領導權。從此，卡斯楚要避免美國對尼國採取直接軍事干預，乃自動從尼國撤除一千名古巴軍事人員，並迫使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與薩國政府談判。可是美、尼雙邊談判及薩國政府與左派游擊隊的談判均告失敗以後，美、蘇又恢復限武談判，蘇聯對美態度轉趨懷柔。這時，雷根政府雖仍不斷向尼國桑解政府施加軍事壓力，但莫斯科却毫無反應，引起卡斯楚的不滿。一般認為這就是卡斯楚沒有前往莫斯科參加契爾年科喪禮的原因。

無論如何，今天美、蘇雙方均把限武談判列為最高優先。限武談判進展如何？美蘇關係是否改善？不僅關係著中美洲情勢的演變，亦會影響蘇、古關係的發展。

#### 4. 中共對中南美洲的外交滲透

中共從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支持武裝顛覆、「反帝反殖」，一九七〇年代「聯美制蘇」，迨至當今則標榜所謂的「獨立自主外交」，故其對拉丁美洲的外交策略，已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地區情勢的發展而有很大改變。最明顯的，就是一九八二年五月，英、阿福島戰爭以後，中美洲情勢繼續惡化，而拉丁美洲國家的外債已變成一個政治問題。這些複雜情勢，不僅引起美蘇升高在此一地區的對抗，亦擴大了本地區的矛盾。面對此一情勢，中共也想強化其對拉丁美洲的影響力，俾能混水摸魚。中共一方面利用拉丁美洲國家不願陷入東西對抗而越來越傾向中立主義與不結盟運動的心理，展開宣傳攻勢，鼓動拉丁美洲國家擺脫超級大國的控制；另一方面則針對拉丁美洲國家外交多元化的發展，從現實主義、平等互惠原則，增進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甚而利用地區的特殊情況。對與我國有邦交的國家，大肆拉攏，期達孤立我國的目的。中共的作法不外下列幾點：

(1) 中共在英、阿福島戰爭中，支持不結盟國家政策並譴責美國和英國。至美國進軍格島以後，中共更強烈反對超級大國干預中美洲事務，討好拉丁美洲國家。但是中共一方面譴責超級強國的擴張，一方面又聲援薩國左派游擊隊，並支持「康塔多拉集團」和平解決中美洲流血衝突，企圖夥同該集團在中美洲與美、蘇週旋，從而利用國際間的矛盾，左右蓬源，以謀取本身利益。

(2) 自福島戰爭以後，中共開始對拉丁美洲國家展開外交攻勢。中共除先後與十個拉丁美洲國家簽訂科技合作協定以外，並派遣石油、電力、水利、化工、造紙、建築、礦業、技術、農林、牧業、漁業及醫學等數十個考察團，分別訪問南美和墨西哥等國。同時又派文化及商業代表團訪問與其已建交或未建交的國家。



(3)自一九八二年起，中共進口烏拉圭產品逐年增加，至一九八四年總值已接近四千萬美元。中共向烏拉圭大量採購並不需要的產品，其目的乃是要以經濟利益為餌，誘使烏國予以外交承認。

(4)除南美的烏拉圭之外，中共更企圖在中美洲有所突破。從一九八二年起，中共即以「新華社」名義派遣工作人員進入中美洲國家，並在哥斯達黎加及巴拿馬等國設立非官方辦事處，伺機活動。中共亦曾在巴拿馬舉辦商展，乘機拉攏當地官員，最近又在巴拿馬簡朗自由貿易區建立貿易中心，準備對中美洲國家進行經濟滲透。

(5)一九八四年七月間，中共「外長」吳學謙訪問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及墨西哥等國。他在墨西哥曾表示希望獲得墨國的幫助，使其和中美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6)在中共「外長」吳學謙訪問拉丁美洲四國的同時，中共「外交部長助理」朱啓楨前往古巴訪問。這是自一九六七年中共與古巴因關係惡化而凍結外交關係以來，首次官方訪問。中共積極改善與古巴的關係，亦是配合其對中美洲的外交攻勢，以證明其要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發展與所有國家的關係。

總之，中共對於拉丁美洲，都是隨著國際情勢的改變，基於本身的利益，作策略上的運用。例如中共在宣傳上鼓動中美洲國家反對兩霸，企圖夥同「康塔多拉集團」在中美洲與美、蘇週旋。但是中共對美國進軍格島的強烈反應，對美國干預中美洲的譴責，甚而把美國軍事干預說成是「屠夫行為」，而要排除美國在中美洲的勢力，幾乎和蘇聯站在同樣立場。再如中共一再強調中美洲國家危機要由中美洲國家人民自己解決，要由中美洲國家自己來消除超級強國的干預，但是又處處表現出要插手中美洲事務，企圖混水摸魚。基此觀察，如果中共勢力進入中美洲，則中美洲情勢將更加混亂，固然對美蘇均有不利，對美國的中美洲政策更具破壞作用。

### 5. 中、蘇共對中南美洲之衝擊

無論如何，中共、蘇聯及古巴共黨都是要分化西方世界，排除美國勢力、支持社會革命，以改變中南美洲地區的現況，其對中南美洲的衝擊，必然會影響到中南美洲情勢發展。其主要者：

(1)由於國際共黨的入侵，美洲國家間的關係已不像一九五〇年代那樣密切。最重要的是蘇聯和中共都要利用拉丁美洲國家恐懼美國軍事干預的心理，分化美洲國家關係，使美國所強調的「集體安全」遭遇更多的阻力。

(2)近年中共與蘇聯均以互惠互利原則發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影響所及，拉丁美洲國家已逐漸採取「對內反共對外聯共」的現實主義外交，擴大它們的對外貿易市場，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3)今天雖然拉丁美洲仍是美國的勢力範圍，但是拉丁美洲國家要利用美、蘇、中共之間的矛盾，尋求獨立自主的外交，而越來越傾向中立主義與不結盟政策。蘇聯勢力擴張，已破壞了拉丁美洲國家以美國為主的外交傳統，而中蘇共在拉丁美洲的鬥爭，

更引起一些反共的拉丁美洲國家要利用中共平衡其與蘇聯的關係。

## 九、自由發言

林亨能先生：

蘇共、中共在中南美洲之活動

### (一) 蘇聯部份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共限於本身力量，對中南美洲首求與各國左傾政黨接觸，將其納入國際共黨陣營。一九二九年六月，第一屆拉丁美洲共黨會議 (First Latin American Communist Congress)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繼而設立國際共黨南美秘書處 (South American Secretariat of the Comintern) 從事與區域共黨之勾搭，此時期蘇共在中南美所追求之利益有限，僅在烏拉圭及阿根廷二國，設有商務機構。即令左傾之黨派如秘魯美洲革命聯盟 (Peru's American Popular Revolutionary Alliance—APRA)，也與蘇共保持距離；而哥倫比亞左派政黨之失利，智利社會共和國之流產，薩爾瓦多之壓制共黨，使蘇共初期滲透遭遇挫折。一九三五年第七屆國際共產大會中曾承認在中南美之活動陷於孤立。為突破困境，蘇共遂改弦易轍，採取擴大路線策略，蘇共在中南美之活動始漸開展，並逐次與南美各國建交，包括哥倫比亞 (一九三五年)，烏拉圭及智利 (一九四四年)，玻利維亞、巴西、厄瓜多及委內瑞拉 (一九四五年)，阿根廷 (一九四六年) 等。戰後蘇聯席捲東歐，並積極支援國際共黨之活動，中南美洲各國在美國壓力下，紛紛與蘇聯中止外交關係，並宣佈共黨為非法，蘇聯在中南美所建立國與國及黨與黨之關係，又再度受挫。

六十年代蘇共與古巴曾有理論爭執，但蘇聯仍與拉丁美洲各國加強關係。一九五九年，卡斯楚革命成功，建立共產政權後，極力主張武裝鬪爭，輸出革命。蘇聯則以拉丁美洲革命情勢未趨成熟，力勸卡斯楚節制，但其他拉丁美洲共黨狂熱分子因受古巴煽動，蠢蠢欲動。嗣因中蘇共對立日趨尖銳，蘇共鑒於中共拉攏古巴，而卡斯楚對蘇毛分裂又未表明立場。為爭取古巴，赫魯雪夫遂於一九六四年底與古巴妥協，同意卡斯楚在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宏都拉斯、巴拉圭、瓜地馬拉及海地等國進行武裝鬪爭。

蘇聯「真理報」自是時起即屢發表鼓吹游擊叛亂之評論。一九六六年元月，第一屆亞非拉三洲團結會議在哈瓦那舉行，蘇代表 S.R. Rashidov 在會中公然表示將協助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及瓜地馬拉游擊隊，但蘇採兩面手法，黨政分離，在外交上廣與拉丁美洲國家加強關係，與巴西 (一九五九年)，智利 (一九六四年)，厄瓜多 (一九六七年)，秘魯 (一九六九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及哥斯大黎加 (一九七〇年) 建交，藉經技、貿易、貸款及文化交流進行合作；另一方面又訓令各國共黨循合法途徑，以和平方式獲取政權。卡斯楚更夥同蓋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 派游擊隊滲透委內瑞拉；蓋瓦拉本人則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潛赴玻利維亞，建立游擊基地，在古巴也設立訓練營，專訓練各國恐怖分子，但由於委、哥、秘、玻及巴西境

內游擊隊相繼被捕或被殲，紛紛瓦解，遂迫使蘇聯修正其路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真理報」曾指摘拉丁美洲極左分子背離共產主義，違反馬列社會革命理論。自是時起，蘇即放棄鼓勵武裝革命。此時由於拉丁美洲國家遭遇經濟困難，進步聯盟計畫由盛而衰，反美情緒高漲，如一九六八年秘魯政變，新政府沒收美資石油公司，驅逐美國顧問，有利蘇聯之擴張，蘇共遂訓令拉丁美洲各國共黨與政府合作，以和平方法爭取政權。古巴由於甘蔗歉收，仰賴蘇聯援助，蘇乃以經援為手段，約束古巴，將其納入蘇共路線，故六十年代末，蘇古路線趨於一致。

七十年代蘇仍採黨政分離政策，一方面加強與南美大國之關係，一方面於七十年代末期支援中美洲游擊叛亂。一九七〇年智利阿燕德 (Salvador Allende Gossens) 在大選中獲勝，印證蘇共和平參政策略之正確。故蘇共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國際部主任 Boris N. Ponomarev 在共黨機關報 *Kommunist* 曾評論阿燕德之當選乃智利全國團結陣線之勝利，指出秘魯及烏拉圭之改變，遠較其他非共世界為快速，經由和平參政，亦可建立共產政權。但阿燕德迅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被智利軍人推翻，影響所及，南美烏拉圭、阿根廷及玻利維亞之右派軍人勢力紛起執政。蘇聯檢討阿燕德失敗教訓，又認定只有武裝革命，方能建立共產政權，拉丁美洲各國共黨亦持同樣立場，故自一九七三年秋起，蘇轉而支持游擊活動，但由附庸國出面，蘇未直接介入。例如北韓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阿根廷 Salta 省建立基地，訓練阿游擊隊，以金錢支援委、玻、智、烏、阿游擊隊；在北韓訓練瓜、秘阿等國恐怖分子，東德以團結委員會出面代訓智利及烏拉圭恐怖分子並支援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游擊隊叛亂用武器。另一方面，蘇聯仍然加強與各國之關係從事經貿、文化、科技及軍事合作，尤以貿易成長迅速。由於拉丁美洲各國以農牧產品及原料出口為大宗，蘇聯大量進口，輸出甚微，故拉丁美洲各國多享有鉅額出超。且蘇聯動輒簽訂長期採購合約，價格優惠，故與蘇貿易，為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所歡迎，以一九七九年為例，厄瓜多為蘇聯最大香蕉輸入國，阿根廷為第二大羊毛供應國，巴西為第二大可供應國，哥斯大黎加為第三大咖啡供應國。一九七九年蘇入侵阿富汗，美國對蘇實施穀物禁運，阿根廷不理會美國之壓力，大量供應蘇聯穀物，使一九八〇年阿根廷對蘇輸出暴增為廿九億美元，佔阿總輸出百分之三十三點三，蘇阿均蒙受其利。在經技合作方面，蘇聯更擴大參與，對阿根廷提供濃縮鈾、重水，進行原子能合作，參與 Rio Parana Medio, Salto Grande, Costanera, Bahia Blanca 及 Yacireta 等大型水力發電計畫。在巴西參與 Sobradinho Itaipu 水力發電，在哥倫比亞參與 Urra I 及 II 水力發電計畫，在秘魯參與 Olnos 水力發電及 Paiza 漁業基地工程等，進行順利。在軍事方面，蘇聯順利在秘魯建立穩固基礎。蘇聯趁秘美關係陷入低潮，適時介入向秘魯軍人示好，於一九六九年建交，繼而加強軍事合作。秘魯遂成為拉丁美洲購買蘇聯軍火最多的第二個國家（僅次於古巴），前後購蘇戰鬪機、直升機、飛彈、坦克等超過十億美元。蘇不但派有百餘名顧問，秘魯亦已派二千餘名軍官赴蘇受訓，蘇軍事滲透至為成功。蘇聯經七十年代之經營，在拉丁美洲大國中除智利外，已獲穩固基礎。進入八十年代，蘇更進一步加深介入，與巴西、阿根廷、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哥斯大黎加之關

係堪稱敦睦。另一方面由於一九七九年七月尼桑定分子叛亂成功，使蘇共在中美洲獲得立足點。蘇外長葛羅米柯及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國際部主任 Boris N. Ponomarev 在二人合編之「蘇外交政策一九一七—一九八〇」一書中認為「尼解放革命之成功，已為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樹立了里程碑」，對蘇尤具多重意義。其一、蘇共長期在中美洲滲透，首次在美國後院建立了橋頭堡；其二、智利之阿燕德及牙買加之 Michael Norman Manley，雖曾經由選舉建立政權，但因無法消滅右派勢力，以致前者遭軍人推翻，後者在選舉中落敗；而卡斯楚與桑定分子皆以游擊起家，因握有槍桿，故其政權得以鞏固，足證「槍桿子裏出政權」一語具有真理；其三、中南美各國受經濟蕭條之衝擊，社會問題嚴重，政治又欠穩定，有利蘇擴張。因此，拉丁美洲各國共黨在夏瓦那集會發表之夏瓦那宣言中，認為以革命暴力對付反革命暴力，乃革命者之權利與責任；一九八二年蘇更斷定不僅薩爾瓦多與瓜地馬拉，其他如智利、烏拉圭、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與玻利維亞之革命情勢業已成熟。在蘇共及古巴鼓勵下，薩、宏、瓜三國游擊隊已師法桑定分子革命模式成立聯合陣線，倘各國百姓對政府不滿，赤焰燎原便可能一發而不可收拾。

蘇共向中南美洲擴張，旨在赤化迨無疑義。然拉丁美洲為美國勢力範圍，蘇欲擅為附庸，又談何容易。不過個人認為蘇對拉丁美洲之遠程目標雖難達成，中短程目標卻能帶給蘇共極大利益，茲分述如后：

甲、建立軍事基地：就地緣政治而論，加勒比海為美國之命脈，美國對外貿易及進口之原油、鋁礬土、鋁等三分之二必須通過巴拿馬運河及加勒比海；倘歐洲有危機，海運支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物資百分之七十也必須經過此區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美國援助聯軍之物資半數以上經加勒比海，德國遂派潛艇橫渡大西洋，潛伏此區域進行襲擊，在六個月內即擊沉美國貨輪二六〇艘。其時，德國如在加勒比海擁有補給基地，其對美國海運之破壞，當更嚴重。今日蘇聯苦心經營古巴，給予大量軍援，建設現代化機場及深水港，使其成為莫斯科役用之基地，自然也是針對美國。據說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後，美蘇曾有密約，即蘇聯不在古巴部署飛彈，美國不推翻古巴共產政權。此說如果屬實，古巴並無建設軍事強國之必要，何況區區海島，人力物力皆不濟，但古巴已變成拉丁美洲之超級強國，有武裝部隊廿五萬人，後備兵七十八萬人，擁有重型現代化軍事裝備，蘇艦隊及 TU-95 偵察機已使用古巴基地，蘇聯海外最大之電子監聽站也設在古巴，對美國之威脅，正在與年俱增。其次，中美洲猶如美國後院，尼加拉瓜又橫跨中美洲峽地中部，距巴拿馬運河僅四百餘公里，蘇聯亦以建設古巴之例，大力建設尼國，圍用作軍事基地，但因美國態度強硬，尚未敢明目張膽而已。蘇聯在南美之秘魯又發展另一形態之軍事介入，前後出售十億餘元軍火，使秘魯軍事裝備變成蘇聯制式，現蘇派在秘魯之軍事顧問約一五〇人，秘魯已有二千名軍官先後在蘇完成訓練，雖則秘魯不致成為蘇聯之基地，但其將淪為蘇聯顛覆南美之中心，其條件已具。

乙、追求政治利益，爭取拉丁美洲大國，離間其與美國之關係：葛羅米柯及 Ponomarev 在其合編「蘇聯外交政策一九一七—一九八〇」一書中，對發展與拉丁美洲國家之關係曾說明：蘇聯於七十年代與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發展政治、貿易及經濟上之

關係，已使該等國家之外交政策作有利轉變，加強彼等參與國際事務及解決人類困難之角色；並提及委內瑞拉總統 Carlos Andres Pérez、墨西哥總統 José López Portillo、蓋亞那總理 Forbes Burnham、牙買加總理 Michael Norman Manley 等訪蘇，在發表之聯合公報中，對國際政治立場之觀點與蘇漸次接近。美國對蘇禁運穀物，阿根廷未理會美國之壓力，大量供應，並與蘇進行核能合作，擺脫美國之節制。蘇聯極力爭取巴西，增加貿易，參與亞瑪遜河及巴拉那河之開發，技術協助開採石油及瓦斯，邀巴西承包蘇在非洲之營建工程，使蘇巴關係趨密切。至於中美洲問題，促成康塔多拉集團國家於桑定分子叛亂期間給予道義及實質之支持；墨西哥之承認薩爾瓦多游擊隊等，都與蘇聯幕後主使有關。

丙、掌握原料來源，並加深經技合作：蘇聯除向阿根廷大量採購穀物外，並向拉丁美洲國家採購農產品；而與秘魯之漁業合作，有利蘇漁船隊在太平洋作業，蘇聯航空公司之通航阿根廷，已使蘇聯之空運路線深入南美；加強與各國之技術合作，更可促進蘇在政治上所追求之目的。

## (二) 中共部份

中共前「外長」黃華於一九八〇年元月廿五日對外交部及有關部門幹部發表「八十年代外交形勢、政策與今後任務」報告中，坦承：「在拉丁美洲我們的朋友倒是大國多，小國少……目前就拉丁美洲的情況來看，我們所能發揮的影響遠不及亞洲、非洲、歐洲的影響力……」。現在拉丁美洲卅三國中，與我中華民國維持邦交者有十五國，承認中共政權者有十六國。中共在拉丁美洲之擴張所以較其他各洲遲緩，係由於：(甲)、拉丁美洲為美國勢力範圍，自卡斯特於一九五九年建立左傾政權後，拉丁美洲普遍反共，使中共勢力難以伸展；(乙)、拉丁美洲各國共黨一向師法蘇共，中共與古巴於一九六六年擴大歧見後，益使中共難與拉丁美洲各國共黨掛鉤；(丙)、拉丁美洲國家多與我國維持睦友誼，在我未退出聯合國前，我駐各國大使館多方洽阻駐在國與中共接近，收效甚大。所以早期中共雖盡全力，但僅於一九六〇年九月廿八日與古巴建交，一九七一年與智利阿燕德馬克斯政權建立外交關係，對其他國家均無法接近。一九七一年底我退出聯合國，多數拉丁美洲國家立場亦告動搖，自是年起乃有若干國家先後與中共建交。

由於中蘇共在拉丁美洲之利益衝突，即中共無論在貿易、經濟、科技、軍事合作方面又均無法與蘇聯相比，故在早期及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在拉丁美洲實質上之進展有限。一般而言，中共自拉丁美洲進口者多為原料、糧食與木材，但輸出不多，故拉丁美洲國家多享有盈餘，但貿易額增長有限，中共前「外長」黃華在其報告中，曾坦稱：「拉丁美洲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額這幾年有所增長，但相對比較是慢了一點，要設法去改變……」。惟自中共標榜「四化」，開放中國大陸市場後，龐大之面積與人口為拉丁美洲之大國所重視，紛紛加強與中共經貿關係，除增進貿易外，並設雙邊混合委員會，從事溝通交流，故近年來之貿易額稍有增加，如一九八三年中共與巴西貿易總額達七億七千萬美元；與阿根廷貿易額一九八三年為六億美元。重要官員之互訪也趨頻

繁，一九八三年厄瓜多、巴西及蓋亞那總統曾訪中國大陸；中共「外長」吳學謙也於一九八四年八月訪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及墨西哥四國。在科技合作方面，中共圖與巴西及阿根廷進行核能用途之合作，與委內瑞拉及墨西哥進行石油方面之合作，與智利進行南極探測方面之合作等，足見中共對拉丁美洲之滲透活動，已更加積極。

熊建成先生：

中、蘇共在拉丁美洲的最終目的是一致的，唯兩者力量不同，依據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合國所提三個世界的理論，中共屬第三世界，蘇聯則屬第一世界，雙方所採用的戰術皆有很大的差異。「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確曾給拉丁美洲地區帶來相當大的衝擊，但同時亦削減了「共產國際」在該地區影響力之擴張，這個論點應是可以肯定的。

中共向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並站在第三世界立場，鼓勵拉丁美洲國家對抗美蘇兩超級強國。一九八二年，胡耀邦宣稱：「社會主義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同大多數世界國家具有相似的苦難經歷，面臨共同的問題和任務。中國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鬥爭，看作是自己神聖的國際義務」。胡耀邦認為「當今威脅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主要力量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這裡所謂「和平共處」實指三十年前（一九五四年）周恩來在萬隆亞非會議中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亦即中共對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最高指導原則。

一九六五年中、蘇共關係惡化，共產國際分歧，擴大了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分裂。所以自一九二九年蘇聯共產國際直接進入拉丁美洲迨至今天這段期間，除古巴（一九五九年）和尼加拉瓜（一九七九年）建立馬克思政權外，蘇聯的「革命輸出」支援拉丁美洲的共黨奪權，並沒有其他任何成就。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的反蘇態度阻止了蘇聯向拉丁美洲伸展力量的機會。

惟目前情勢已有所改變。今（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死亡，戈巴契夫繼任。中、蘇共已有「和解」跡象。二十八日中共「副總理」李鵬在接見港澳記者時宣稱：中共期望與蘇聯結成友邦。中共不但要與蘇聯進行貿易、技術、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交流；還將會改善相互的政治關係。具體行動將表現在四月中旬中共與蘇聯兩名副部長進行的政治對話以及六月間中共「副總理」姚依林訪問莫斯科時簽署的長期貿易協定，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可能不再堅持「三項問題」——為蘇聯五十萬大軍對中國大陸邊界安全的威脅、阿富汗問題以及莫斯科支持越南佔領高棉——為雙方關係改善的關鍵。

而在此之前，中共在中越邊界上所擺出的態勢和今年對越境砲擊的規模，與去年相比，顯得力道不足，對越共在高棉的旱季攻勢，也僅止於口頭上的抨擊。中共如此自制，就是為了避免過份刺激蘇聯，以免破壞雙方正在進展中的關係。

蘇聯方面也有「友好表示」，最明顯的是，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戈巴契夫在蘇聯政治局會議的外交政策演說中明白表示，「希望認真地改善和中共的關係」。如果中共和蘇聯修好，勢必也會反應到拉丁美洲地區，有利共產國際在該地區的擴張。自由世界應予以密切注意。



拉丁美洲共有三十三個國家，其中十五國與中華民國有邦交，十六國與中共建交。實際上，拉丁美洲在中共目前的對外關係中，並非居於首要地位；但對中華民國而言，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去年八月間，中共「外長」吳學謙訪問了拉丁美洲四個大國——墨西哥、委內瑞拉、阿根廷和巴西，強調要由此來擴大與拉丁美洲地區的外交關係。中共曾一再揚言，要挖中華民國在拉丁美洲的「牆腳」，尼加拉瓜桑定政府在未來的日子裡會不會在蘇聯默許的情況下轉而與中共建交？是值得密切注意的。

何其忠先生：

### 蘇聯對拉丁美洲政策的分析

遠在十九世紀末期，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就隨著從歐洲到新大陸的移民人潮進入了拉丁美洲。跟著當時歐洲的思潮，馬克斯主義在上個世紀就在南美洲有過短時間的出現。例如一八六五年有一批來自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的移民在阿根廷成立「國際工人會」的第一國際——阿根廷分會（AIT-Region Argentina）。後來又在一八九一年出現了一個叫做「社會主義集會」（Agrupación Socialista）的組織。這些組織都強調無政府主義而使用恐怖的手段來混亂當時阿根廷社會，但是它們存在的時間都不長久。此外，當時的烏拉圭也出現一個自稱「公社追隨者」的馬克斯主義運動（Comuneros）。智利也在一九一二年成立「社會主義工人黨」（Partido Socialista de Los Trabajadores），後來此黨加入第三國際，在一九二二年改名為智利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Chile）。

雖然從上個世紀中葉後陸陸續續在美洲出現若干個馬克斯主義的組織和運動，但是它們的影響力很小，活動的時間亦很短。一直到列寧領導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共黨才漸漸演變成一個能夠威脅到各個拉丁美洲國家之勢力。

### （一）蘇聯對拉丁美洲政策的演變

拉丁美洲與美國保有傳統上的地理跟歷史的密切關係，所以任何西半球以外的強國要干涉該地區，就會被認為是對美國的一種侵略的行為。因此蘇聯一直到古巴被赤化後都無法在此地區立足。

蘇聯對拉丁美洲的政策演變大體上可分為五個時期：

### 甲、列寧的最初時期：

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在蘇聯獲勝之後，正式建立了一個以馬克斯主義為背景的政權。當時列寧認為他領導的共產黨可以變成能夠改變歷史的力量，而他所成立的新的國家也能够變成世界革命的參謀本部。所以不久之後，他就成立了所謂的「第三國際」，並號召世界各國的叛亂份子組成共產的組織，踴躍參加，而拉丁美洲國家亦不例外。大部份拉丁美洲國家的共產黨都是在二十年代成立的。在列寧時期之初，蘇聯對拉丁美洲的目標，只不過是設法破壞美國在拉丁美洲的領導地位，及建立一些忠於蘇聯的共黨組織。所以在一九二〇年所發佈的加入國際共黨的條件當中，很明確指示：



「大多數歐洲與美洲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已經開始進入內戰的狀態……所以我們要配合合法以及非法的手段來達成我們的目標。」

在此時期蘇聯在拉丁美洲的顛覆活動極為有限，因為它都集中力量來建立各國的共黨組織。

#### 乙、史達林的敵對時期：

列寧在一九二四年元月過世，接著史達林接下了蘇聯的政權。史達林也維護了列寧所提出的和帝國主義無法避免的戰爭之觀點，也把它列為蘇共的正式思想路線。不過史達林對世界革命和列寧的觀點有所不同的是：世界革命的完成不是依賴忠於蘇聯的革命運動和組織，而是必須建立和發展一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強有力的蘇聯。所以在此時期之初，蘇聯忽略了拉丁美洲共產運動之重要性。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中國大陸叛亂成功，給拉丁美洲共黨運動很大的鼓舞。許多拉丁美洲的共黨都企圖效尤中共的顛覆模式，在他們國家設法奪取政權。

史達林時代，蘇聯和西方國家進入冷戰，美國更加强其對拉丁美洲的反共攻勢。

#### 丙、黑魯雪夫的妥協時期：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黑魯雪夫上臺。這個時候蘇聯已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在世界各地也陸續出現了許多所謂的解放運動，增強了世界上所有共黨運動的信心。當時黑魯雪夫一再強調：共產主義會征服所有人類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的理論比其他理論都來得強，所以一定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黑魯雪夫認為對拉丁美洲除了用軍事力量來直接加以征服外，也可以用其他鬥爭的方式來達到赤化的目的。雖然黑魯雪夫強調和平共存，但是他並不放棄運用武裝力量來解決問題的策略。

黑魯雪夫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可以說是一個包含著冒險主義、政治機會主義、過份的宣傳及誇張的樂觀主義。蘇聯在該地區最大的成功，是扶植了古巴的卡斯楚共黨政權，但同時也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那就是認為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和古巴一樣能夠輕易的建立同樣的政權。共黨企圖在巴拿馬、多明尼加、委內瑞拉、秘魯、瓜地馬拉、巴西及尼加拉瓜顛覆政府的策略都一一被擊破，就是這種錯誤所產生的結果。

#### 丁、布里茲涅夫的第三世界主義時期：

當布里茲涅夫上臺不久，蘇聯對拉丁美洲的期望大量減低，而把興趣轉注於西方強國以及中共的問題，但是蘇聯對拉丁美洲各顛覆組織的承諾並沒有改變。在此時期，蘇聯對拉丁美洲的策略，是和第三世界利益站在一起，並設法拉攏拉丁美洲國家。大體上布首是站在黑魯雪夫所建立的基礎與政策上來加強蘇聯的勢力，擴張它的影響範圍，不但是在拉丁美洲，在全世界亦是一樣。

軍事與經濟援助拉丁美洲國家是蘇聯對該地區政策的主要工具，而這些工具使得蘇俄更能夠擴張它的勢力，與美國在這裡競爭及排斥中共對當地共產運動的影響。

蘇聯在布首的時期對拉丁美洲政策的改變，並不表示它放棄對該地區的野心，而是一種戰術性的改變。在七十年代的中葉，第三世界在蘇聯的對外政策上，顯然佔有一個越來越突出的地位。蘇聯對外政策的最大矛盾，是它一方面要和美國達成一個和解決的協議，而另外一方面又在第三世界特別是拉丁美洲，透過古巴來推行各種顛覆活動。

#### 戊、布魯逝世後的時期：

布里茲涅夫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猝逝，兩天後由安德洛波夫接任他的職位。安首執政不過年餘而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病亡，繼任者契爾年科又在一年多後遭到同樣命運，而於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去世，由戈巴契夫接任。

在安首與契爾年科內因時間都不長，所以在政策上無法作大幅度的改變，大體上還是走布里茲涅夫的對外政策路線。戈巴契夫面對第三世界問題，因客觀條件已不如十年前那麼有利，有可能採取改革措施，會對蘇聯政策作出若干改變，但是在他領導下的蘇聯不會與以前的蘇聯有太大的差異。

#### (二) 蘇聯對拉丁美洲的干預：

美國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中採行強烈的反應，提醒了蘇聯必須小心，因為美國對蘇聯在拉丁美洲的任何干預都會特別敏感。拉丁美洲的地緣戰略位置，特別是加勒比海地區，都一直引起蘇聯的興趣，使它想在此地區擴張它的勢力範圍；但是除了少數幾個例子（如古巴、尼加拉瓜），它成功的機會非常有限。其主要原因如下：

甲·除了少數短期的政權以外，大部份的拉丁美洲政府都非常保守及堅決反共，而不願意輕易接受蘇聯的援助。

乙·蘇聯用軍援或經援在拉丁美洲擴張勢力的機會極微，但秘魯是一個很顯著的例外。

丙·大部份拉丁美洲國家都具有強大的三軍力量，而其成員都有堅定的傳統以及西方思想的觀念，使得共產黨在此地區顛覆陰謀難以得逞。

丁·因為拉丁美洲與蘇聯之間有很大的地理距離，所以蘇聯軍力雖然可以干預阿富汗、安哥拉等地，但是它無法出兵直接援助拉丁美洲的共黨顛覆活動。

由於美軍於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格瑞那達島國登陸平亂成功，使蘇聯企圖在古巴和尼加拉瓜以外，獲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第三個基地之陰謀失敗。不過，尼加拉瓜是古巴和蘇聯鼓動中美洲武力暴亂的一塊不可缺少的踏脚板，蘇聯從此可以顛覆包括巴拿馬在內的整個中美洲地區。

總而言之，拉丁美洲在蘇聯現階段第三世界策略內並未佔著優先的地位，但是這個地區目前面臨各種巨大的改變會構成對蘇

聯有利的條件。

劉天均先生：

中、蘇共向中南美洲滲透之活動與策略

中、蘇共雖同屬共產集團之赤色政權，但由於二共自身條件之個別差異、對國際環境體認之角度有異、在第三世界之戰略利益不盡相同，以及各自在拉美地區所追求之目標（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目標外）亦有不同，故中、蘇共在向該地區進行其外交滲透時所採取之策略亦各行其道，茲分述之如下：

(一)中共方面：

就其自身所具備的各項客觀條件而言，中共乃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而且自身也以此自許，故其對拉美地區的認識以及在對該地區進行外交滲透時所採取之策略，係以其從矛盾觀點所發展出來之「三個世界」理論，作為最高指導原則。此外，中共並根據其內政、經發展各項變數的要求，以及其與美、蘇關係演變等各項條件之衝擊，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釐定其對拉美之外交策略。其具體而不離實用主義者，可概略歸納於下：卽利用該地區人民普遍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干涉主義、反對美蘇超級強權將拉美捲入其全球對抗漩渦的心理，藉機推銷其「和平共處五原則」，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擴張主義，支持「康塔多拉集團」的和平政策，擁護所謂「南北對話」與「南南合作」以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和支持拉美各國所提之「二百浬海洋權」等。

大致言之，中共係遵循上述各項鬭爭策略，分段、分期、分區發展其同拉美各國的政、經關係。目前中共已和該地區內三十個國家中的十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其中八國屬西班牙語系，六個屬英語系國家，一個為葡萄牙語，一個為荷語系。這十六個與中共建交的國家約佔全拉美地區總面積八〇%，人口佔八六%（以一九八一年人口統計數推算之），其經濟生產量佔拉美總值八三%左右。由此可見，與中共維持正式外交關係的拉美國家，在數目上雖不到全部國家的二分之一，但其實質的意義已遠超此限，頗值注意。

中共與拉美各國發展關係實係以上述各項策略交相運用——單獨運用、交互運用或聯合運用。中共除於一九六〇年與加勒比海上的古巴及於一九七〇年與南美智利的阿葉德 (Salvador Allende Gossens) 左傾政權建立外交關係，與其餘十四個國家建交均在一九七一年我國自聯合國退出之後。然而此一現象並非意味中共在一九七一年前，未在拉美地區從事滲透活動，而是暗中進行其所謂「人民外交」與「正義支援」的統戰勾當。例如根據中共官方的資料顯示：自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拉美各地十九個國家中的一千二百多名「友好人士和進步、民主人士」，前往中國大陸進行訪問，而中共亦在同時派出了十六個團體訪問八個拉丁美洲國家，並於一九六四年春趁巴拿馬與美國因巴拿馬運河問題進行嚴重交涉時，發表所謂「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正義鬭爭

的聲明」，鼓動亞、非、拉人民同所有受到「美國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聯合起來，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次年五月中共復就美國軍事干預多明尼加問題，發表其「支持多明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等統戰文件，以爭取拉美人民對中共「仗義執言，扶助弱小」的好感與認同。

當中共於一九七一年取得聯合國之中國代表權後（是年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中，支持中共政權的拉美國家，計有墨西哥、古巴、智利、秘魯、厄瓜多爾、圭亞那和千里達多巴哥等七國），中共即積極向拉美各國推銷其「和平共處五原則」和支持由厄、秘等國所提出之二百哩海洋權利，藉以拓展其「政府對政府」的外交關係。因此，在嗣後六年的時間裡，中共先後與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墨西哥等九個重要的拉美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自一九七七年以降，中共即本其所謂「獨立自主外交」路線與反霸政策，擴大其與拉美地區的合作與交流，除與哥倫比亞、巴貝多等另四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外，並與上述十六個國家中的十二個簽訂了四十多項政府對政府的協定以及科技合作協定等；同時與智利、秘魯、牙買加和圭亞那等四國簽署了經濟合作與援助協定，企圖藉經濟關係以加強其與各國的政治關係。所以在此期間，中共先後派出「副總理」、「部長」、「副委員長」級的人物，如耿飜、姬鵬飛、康世恩、黃華、彭沖、廖漢生等高級幹部分訪墨西哥、委內瑞拉、阿根廷等十餘國，以拓展其與拉美各國的現存關係，並利用拉美地區反帝、反干涉的政治思潮，建立共同反霸統一陣線，以及排斥我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當時序進入一九八〇年代，中共更利用拉美地區社會動亂、政治不穩、經濟萎縮（整個拉美地區經濟成長自一九八一年逐年下降，一九八一年的生產總值僅較一九八〇年增長一·五%，而一九八二年則下降一%，一九八三年下降三·三%）、通貨膨脹、外債劇增（全拉美地區到一九八四年所累積的外債總額高達三、六〇〇億美元，每年須付利息四〇〇億，據估計十年後需付的利息將會超過當前的本金三、六〇〇億美元；巴西與阿根廷是當前負債額最高的國家，前者負債一、〇四〇億美元，後者為四五〇億）的情勢，對現存的世界經濟秩序大加攻擊，以第三世界一員的身分，大力支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鬭爭，主張加強發展「南南合作」以推動「南北對話」，並願與拉美各國共同為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而鬭爭。

趙紫陽於一九八一年十月參加在坎昆（Cancun）所舉行之「南北高峯會議」（坎昆會議），提出「國際經濟合作五原則」（一）、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民族經濟，實現經濟獨立自主及集體自力更生；二、依照公平合理、平等互利原則、改革現存之國際經濟秩序；三、將建立國際經濟秩序與解決發展中國家當前的迫切需要，緊密地結合起來；四、發展中國家認為有權採取最適合本國國情的經濟發展策略，而發達國家則不應以發展中國家內部的改革作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之前提；五、積極推動旨在改善發展中國家經濟地位的南北談判，以利發展世界經濟和維護世界和平。；一九八四年七月吳學謙訪問墨西哥、委內瑞拉、阿根廷、巴西四個拉美大國，其會談內容與活動重點，除了表示支持「康塔多拉集團」的和平解決中美洲問題及簽訂所謂「中巴核子

合作協定」外，亦均落在如何解決拉美地區之經濟問題和將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這個主要環節上。由此可見，中共在向拉美地區從事外交滲透所採策略之一斑了。

## (二) 蘇聯方面：

蘇聯介入拉丁美洲事務，雖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然此時蘇聯所最為關注者僅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單一層面，並企圖透過這層關係去影響當地的社會，但這一影響力在反共力量頗為濃厚的拉美地區為力甚弱。所以在此時期，在整個的廣大南美地區，僅有蘇聯在蒙第維歐 (Montevideo) 和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所設的兩處商務辦事處負責全部的對外事務。直至一九三〇年中期以後，蘇聯始分別與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八個南美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這項關係在一九五〇年代初美蘇冷戰的鋒面前，瀕臨崩潰的邊緣，使蘇聯在拉美的活動遭到美國間接的打擊。這種僵局一直維持至一九六〇年代初的「和平共存」與嗣後的「低盪」時期，始出現新的轉機。不過，美國在此一地區所享有的影響力，以及它在一九六四年對巴拿馬所採取的強硬態度，在一九六五年對多明尼加的軍事干涉等，却為蘇聯提供了一個重新立足於拉美政治舞臺的條件與機會——扮演平衡美國勢力的制衡角色，而成為日後某些拉美國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秘魯、哥倫比亞、烏拉圭……等所欲借重的外力之一。

及至蘇聯新領導人布里茲涅夫 (Leonid Brezhnev) 於一九六四年秋上臺以後，蘇聯鑒於自身的經濟困窘與軍力的不足，遂與美進行「低盪」。基於這一前提，蘇聯便在拉美地區發動另一梯次的外交攻勢——笑臉外交：一面要求拉美各國正統共黨採取「和平漸進」與建立廣泛「愛國、民主民族聯合陣線」；一面與拉美各國建立及加強政府對政府的政、經關係。蘇聯甚至於一九六八年大力支持秘魯的維拉斯哥 (Juan Velasco Alvarado) 軍人政府，並自一九七三年起向其提供軍事援助；同時，為維護其在拉美地區所建立的新形象與新關係，蘇聯曾嚴厲地警告其老友卡斯楚，暫停其對拉美各地所進行的「革命輸出」，且不惜以斷絕對古巴的石油供應相要脅。蘇聯此時在拉美地區所推行的「布里茲涅夫模式」外交政策，雖在一九七三年阿華德政權垮臺事件上，遭遇了挫折，但在其處理與拉美各國關係方面所採取的實用主義策略，非僅沒有改變，反而益加富於彈性與詭譎性，這可從其與秘魯、巴西、阿根廷等國關係的發展過程中，見其端倪。

惟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至一九八〇年代初，由於以下相關因素或條件的轉變或出現，蘇聯在拉美地區的活動與所運用的策略亦隨之發生變化。這些客觀因素與條件是：(一) 美蘇二強的國力，特別是蘇聯的軍事力量已在七〇年代趨向平衡 (越戰及美國的政策是造成此一現象之主因)；(二) 加勒比海周緣地區如牙買加、尼加拉瓜、格瑞那達、蘇利南、薩爾瓦多等國的政治與社會均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 (和平的或暴力的)；(三) 古巴已自七〇年初在外交與經濟乃至軍事方面均與蘇聯維持密切的關係；(四) 南美諸國如巴西、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逐漸發生經濟危機，並面臨嚴重的外債及資金外流、通貨膨脹等多重經濟壓力。由於這些「力量對比」或「力量消長」(Correlation of forces) 的現象對蘇聯頗為有利，蘇聯便乘機加強其在上述各地區的軍事、政治、

經濟及顛覆活動。

自一九七〇年代初迄今，蘇聯在中南美洲地區日益加劇的活動是：(一)增加其在加勒比海地區的軍事活動與軍事駐留；蘇聯海軍每年派遣一個由巡洋艦、潛艇、飛彈驅逐艦或砲艦及輔助艦等組成之特遣艦隊，在該海域巡弋及演習，每次演習時間從一個半月到三個月不等，同時增強其海上情報蒐集活動，且在古巴島上駐有一個旅的兵力；(二)自一九七五至八〇年，與古巴聯手支持並拉攏牙買加曼里 (Michael Manley) 的左傾政府，使其幾乎蛻變為一個準社會主義政權；(三)自八〇年初開始大量軍經援助尼加拉瓜桑定陣線及格瑞那達畢夏普 (Mauris Bishop) 兩個左傾政權，並假手此二政權去支援蘇利南的包特斯 (Desi Bouterse) 左傾政權及薩爾瓦多的民族解放陣線游擊隊；(四)在南美洲則加強其經濟與科技援助活動，企圖藉此類基礎性關係以穩固並加強其上層的外交關係，如蘇聯刻正協助巴西、阿根廷、秘魯、哥倫比亞等國，發展水利，修築交通設施，建造水力發電廠，創辦合作企業，以及改良漁業作業等。

蘇聯在中南美洲地區的一切活動，均指向一個長程的總目標——藉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二股力量的「消長」，以決勝於未來。

葉伯棠先生：

### 中共對拉丁美洲的策略

一九五〇年代中共的外交重點是集中於亞非地區，並未注意到拉丁美洲問題。惟中共的外交政策一向是利用矛盾，製造形勢，以擴張中共的影響。一九六〇年卡斯楚在古巴革命成功以後與美國發生衝突，中共立即抓住機會，製造美國與古巴的矛盾。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中共在北平成立「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作為拉丁美洲統戰的機構，公開表示支持古巴對美國的鬭爭。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九日，北平舉行「支援拉丁美洲人民正義鬭爭大會」。

一九六二年發生古巴飛彈危機，中共極力鼓動蘇聯與美國武裝對抗。赫魯曉夫權衡得失，最後被迫撤出飛彈，消除美、蘇核子戰爭的可能性。中共的企圖失敗以後，痛罵蘇聯為修正主義者。「紅旗雜誌」刊載專文指責赫魯曉夫未經考慮，把飛彈運進古巴，「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以後經甘迺迪政府的壓力，又把飛彈從古巴撤走，「犯了投降主義的錯誤」，致引起蘇聯嚴重的不滿，使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古巴危機結束以後，一九六四年一月美國與巴拿馬為運河主權問題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中共也立即抓住機會，並由毛澤東特別為此一事件發表談話，表示「堅決支持巴拿馬人民的愛國正義鬭爭」。一九六五年多明尼加境內發生內亂，美國出兵保護僑民，毛澤東又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多明尼加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就一九六〇年代中共對拉丁美洲的政策來看，其唯一的目的祇是製造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的矛盾，以困擾美國。

至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惡化，雙方又在第三世界競爭影響力。中共設法透過印尼召開第二屆亞非團結會議

，而蘇聯則透過古巴召開第一屆亞非拉三洲會議（The Tri-Continent Conference），以打擊中共激進的思想。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洲會議如期召開，而周恩來亟思促成的第二次萬隆會議則因阿爾及利亞的政變而宣告流產。由於中共本身的經濟條件無法與蘇聯相比，故在拉丁美洲仍然處於劣勢。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共的外交遭到全面的挫折，直到一九七一年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後，中共才利用國際情勢相繼與秘魯、厄瓜多爾、墨西哥、蓋亞那、阿根廷和牙買加等國建交。

自一九七〇年代開始，中共對拉丁美洲的政策開始轉變，支援拉丁美洲民族主義的思想，並且提出經濟鬭爭的口號，支持巴拿馬收回運河主權的要求，鼓吹拉丁美洲國家保衛二百哩海域經濟資源的管轄權，支援拉丁美洲國家建立非核子地區的主張，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上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的企圖。中共如此作法，就是要美、蘇兩國的勢力排出此地區以外。

由於拉丁美洲國家出產豐富的原料和農產品，與工業國家的工業產品形成不等價的交換，工業產品價格的上升與工業原料產品無法同時並進，使拉丁美洲國家的貿易處於劣勢，形成經濟危機。一九七二年八月拉丁美洲國家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舉行「聯合國貿易會議」（UNIDO），一九七四年四月聯合國特別召開「原料和發展問題特別會議」，中共提出經濟鬭爭的口號。四月十日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中發言說：「原料和發展問題的實質，就是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發展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掠奪和控制的問題。這是當前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鬭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向。」至一九七五年三月，「聯合國工業發展會議」（UNCTAD）在秘魯首都利馬召開，激發「安第斯公約集團」（Ardean Pact）和「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COM）經濟鬭爭的意識，紛紛譴責美國的經濟壓迫，意圖擺脫對美國的依靠。自此以後，中共對拉丁美洲國家改以經濟鬭爭為主要的手段。一九八一年十月在墨西哥坎肯（Cancun）召開南北高峯會議，趙紫陽在會中提出建立國際經濟五項原則。目前中共宣傳「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去年吳學謙訪問拉丁美洲，鑒於拉丁美洲國家背負嚴重的外債，故把外債問題列入經濟鬭爭之內。現在中共宣傳外債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反對不平等的舊國際經濟秩序，要求建立新國際秩序鬭爭的一部分」。

基於上述，我們可以發現中共對中南美洲，是遵循矛盾的原則，根據不同的情勢隨時提出不同的口號。當前中共對中南美洲的策略是以經濟鬭爭為主，旨在激發拉丁美洲人民反美意識。

## 十、結 論

（一）從一九五〇年代迄今，蘇聯和中共對拉丁美洲的策略已有很大改變。隨著拉丁美洲地區情勢的演變，中共與蘇聯推行的已不是馬、列、史達林時期的共產主義，而是在針對地區各種情況，迎合所有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勞工運動」、「宗教運動」及「學生運動」，使用廣泛的聯盟策略，容納所有「非共黨的革命力量」，期能把以往狹義的「無產階級革命」，



轉變為「民族解放運動」。蘇聯與中共放棄「教條主義」，無可避免的會把拉丁美洲共產運動分化，造成共產主義思想衰落，削弱共黨本身的力量，但是蘇聯與中共在拉丁美洲勢力擴張，更加使地區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激化，引起更多的羣衆要求改變現況，創造更佳的革命機會。顯然的，當前蘇聯與中共在拉丁美洲勢力擴張，仍是地區動亂的根源。

(二)中共無力助人，更無力助拉丁美洲地區的共黨，不是傾向莫斯科，即是處於分裂狀態，拉丁美洲親中共之共黨勢力衰退，反而便利了中共在此一地區的外交活動，發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

(三)中共與蘇聯雖仍在改善關係，但在第三世界，兩者仍沒有共同的利益，且蘇聯在阿富汗與越南問題方面尚未向中共讓步，所以儘管兩者關係趨於緩和，但蘇聯還沒有達到容許中共在拉丁美洲擴張或兩者達成理論統一的地步。另一方面，美國不可能接受「康塔多拉集團」的條件，從中美洲撤退，中共即很難在中美洲有所突破。顯然的，這就是中共要在拉丁美洲反對兩個超級大國霸權的原因。

## 中共現階段經濟政策

自中共整肅四人幫後，經濟政策的演變，舉凡中國大陸之人口政策、人力資源，人民所得、生活水平、以及工、農、商、財經、外貿、科技、能源並生態環境等，本書均有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廿五開本，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